

瀚海丛书

火狐

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
自治州文联编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文联编辑

火 狐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火 狐

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开本32 印张10 插页2 千字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2,400册

书号：70355·3

定价：0.96元

和人民一道去思索，
去呐喊，去追求

——代序

海西自治州州长（蒙古族）高 尼

《瀚海》丛书问世了，它是一株刚刚绽开蓓蕾的高原之花。在千万朵艺术之花飞香走红、争艳斗芳的今天，它暂时还不能和那些名花异草平分秋色。但是，它毕竟有着茁壮的根须。柴达木的泥土里所含的矿物质和有机物，在它的茎秆里分解和化合，转化为浓郁的气韵和璀璨的光彩。

柴达木的作者得天独厚。这块三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大地，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矿藏。她那独特的风貌，独特的历史，以及各族人民色彩斑驳的生活，无论现在或将来，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

但是，守着艺术的矿藏，不一定能得到珍宝。我们不能指望抓起一把泥沙，就淘洗出金子；不能指望掐来几朵花卉，就酿造出蜂蜜。我们的作者要舍得花力气。要不辞辛劳地去观察、感受和分析生活。生活之树是常绿的，从那里得到的新鲜浆汁，

将使我们笔下的花朵常开常新。

真实是艺术的生命，诚实是作家的灵魂。我们的作者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，用诚实的语言来说话，要象忠于自己的信仰那样忠于生活。我们要不懈地探索奔流不息的生活之河，但不要去追逐被风掀起的一阵浪花；我们要积极表现我们的党和人民为实现四化而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但不要去图解方针政策；我们要热情歌颂生活中的真、善、美，但不要去粉饰太平；我们要大胆揭露和鞭挞生活中的假、恶、丑，但不要想当然地设置虚假的矛盾。

生活中不只有阳光、雨露、朝霞和鲜花，也有雷电、地震、山崩、海啸……我们的作者要做时代的哨兵，要及时发现那些从朝霞背后暗暗升起的乌云，在鲜花丛中偷偷萌芽的荆棘，及时看到生活的河流可能要作的迂回……要把自己的发现，勇敢地、艺术地、负责任地告诉人民，和人民一道去思索，去呐喊，去追求，去推动历史前进。

目 录

和人民一道去思索，去呐喊，去追求

——代 序

高 尼 1

惠 嫂.....	王宗元 1
火 狐.....	王文沪 20
阿兰山探宝记.....	程起骏 38
吉乃尔湖一夜.....	李小巴 58
产羔时节.....	高 骥 85
腰刀的故事.....	安可君 109
老猎手新传.....	张昌灿 122
蓝蓝西海水.....	金荣章 137
旅 伴.....	察森敖拉 160
春雨蒙蒙的清晨.....	穆 子 175
这个女兵.....	姬建华 189
远亲不如近邻.....	曹景中 213

玉关情.....	言 公	232
“包办”婚姻.....	罗绍宏	265
昆仑灵秀.....	王 杰	284

惠 嫂

——故事里的故事

王宗元

在柴达木盆地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，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李婉丽的上海姑娘。她来青藏高原三年多了，虽然面貌上还带着江南女孩子那种秀婉的风度，可是言谈举止中，已添了不少“高原人”的豪放和剽悍了。她是代表一个女子勘探组出席这次会议的——她们共有四个人，和基地失去了联系，在唐古拉山区经历了极艰苦的七天七夜，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大矿区的初探工作。她是这个组的组长。

“你现在蛮象个高原人了，”我说。“南方来的女孩子们，初到这里，一下很不习惯吧？”

“噢，你问这个吗？”她活泼地挑起了右眉。
“那可真有意思，怎么说呢？给你说说高原给我的第一课吧！”

她就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：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某一天的傍晚，有一辆运货卡车，停在昆仑山谷小南川汽车站旁边。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刚从地质学校毕业的十七岁的姑娘，那就是我，李琬丽。

天快黑了，汽车站的帐篷里点起灯了，大概正开晚饭吧？帐篷顶上冒出一团团的白气，一群身穿皮大衣、脚登毡靴的人，敲打着洋瓷碗和茶缸子，说说笑笑地走过去了。

我身上难受，心里很烦，一点不想吃饭。自从噶尔穆上了车，我就觉得浑身发冷，许多关节作疼。现在越发厉害了，头痛得象要裂开似的。想起人们传说的“高山病”，我心里有点怕，这里海拔不过三千八百米，我要去工作的地方，平均海拔要在四千二百米以上，照这样疼下去，可怎么工作呢？

正这么想着，车窗前忽然出现一个黑影，“克隆”把门打开了，塞进一只小木箱。

“同志，劳驾把这箱子捎给惠嫂！”

“什么惠嫂？”我糊里糊涂地问。

“昆仑山口的惠嫂么，你都不知道？”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。“喂，回头你告诉司机小刘就是了。”

我不在意地答应了一声，也懒得问他木箱里装的啥，模模糊糊地听见里面有些响动，好象是什么活东西。

过了好一阵，司机小刘才来了，他端来一茶缸牛奶，什么话也没说，递到我手里。我想说“不吃”，可是看看他的神色，还是接过来了。小刘一眼看到小木箱，就不高兴地问：“谁又弄来个箱子？这是驾驶室，不是货仓！”说着就要把箱子搬走，摺进后车厢去。

“说是捎给什么惠嫂的！”我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给惠嫂的？那你不早说！”他立时又把那箱子拿进来，耳朵贴在上面听了听，笑了。他端详了一阵，驾驶室里实在没地方摆，就很不客气地塞到我的腿底下了。

“还要走吗？”我小声问。

他说：“今天晚上赶到昆仑山口，”大约我的面色那时很难看，他又补充地说：“不远，一百多公里！”说罢，他就抄起摇把，去发动车了。

在噶尔穆刚搭车的时候，小刘听说我是地质学

校毕业的，自愿到高原来工作，对我非常热情，要我坐到驾驶室里，又抽出一床毯子给我搭在膝盖上，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一串高原探宝的故事，怎么发现了煤，怎么瞧见了黑河的“神水”，还有……

可是我心绪不好，身上难受，实在没有精神多说话。谁知这一来就把他惹翻了，象个小孩似的，撅起嘴，再不搭理我，到非说话不可的时候，也是扭过脖颈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

不看就不看吧，我才不愿跟你说我在害病，我的心里乱得很。谁要你同情、怜悯！

记得在最难受的时候，我问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刘同志……在那个什么山口，会不会有回噶尔穆的汽车？”

这回，他扭头看了看我。冷冰冰的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汽车站长！”过了一会，他又嘟嘟囔囔的说了句：“哼，还不如昆仑山上的一棵草！”

当时我没听清他说什么草，就是听清，也不会理解它的含义。我只盘算着自己的事情：是坚持往前走？还是真的返回噶尔穆呢？

我闭着眼，思潮起伏，象乱麻一团解不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猛听得小刘说：“喂，下车吧！”

我睁开眼，看见小刘挟着那小木箱在车外叫。我提着挂包迈出车门，腿一软，差点碰在车厢上，小刘赶紧伸手把我扶住了。

在明亮的月光下，看得出这是一个小小的停车场，摆着三四部车。向南看，是一片白茫茫的草原，背后，是一座黑黝黝的大山，对面，有一排古里古怪的小房子，两三只窗口闪出灯光。我眼花了吧？这样荒僻的地场哪里会有房子？走了千多里路，连帐篷也没有看到几顶，因此看到这几间房子，觉得非常奇怪。

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小刘走到一个灯光明亮的地方，一掀门帘，就有一股热气扑上身来。

小刘说：“惠嫂，给你引来一个客人！”

在雾腾腾的蒸气里，隐约看见一个身材健壮的女人，高高挽着袖子，手托着一块面走过来。

“死不了的小刘，你给我带的兔子呢？”

小刘说：“兔子在这里，跑不了。快点，给这位女同志找个地方躺一躺！”

“你又哄我吧，什么女同志？”惠嫂眯缝着眼走到我跟前。“哟，真的，哪里来的这么个俊闺女？不舒服，先在我这躺一会儿吧！”

她象一阵风似的，三下两下把床铺好，扶我坐下来，动手替我解大衣，问我：“你也是到拉萨去

的？路上冻坏了吧？别怕，刚到这里的人总要闹两天病，惯了就好了！快睡下，想吃什么你说，大嫂给你做！”

惠嫂有一张红润的、胖乎乎的脸，一笑，就露出一口健康的白牙。当她的一只大手抚摸着我的肩膀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股热流一直流进我的心里了。

我真也支持不住了，刚要躺下，一看床上铺着雪白的被单，绸被子，记起自己脚下还穿着一双沾满泥泞的靴子，又挣扎着坐起来。

“干啥？”惠嫂看出了我的意思，一把把我按倒了。“躺下吧，我给你脱！可别往后靠呀，后炕上我孵着鸡娃哩！”

好象为了证实她的话，紧靠着枕头，就听见什么东西咕咕地叫了两声。

我忽然想起在噶尔穆的时候，公路局局长给我们作报告，说一个普通农村妇女，在远离人烟的高山上经营了一个“司机之家”，使长途跋涉的人们得到无限温暖。难道是她吗？我很想再仔细看看她，可是惠嫂已经转过身同小刘说话去了。她说话很快，声音洪亮，不知说到一件什么事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那么快活、爽朗，只有那种胸怀开阔，无忧无虑的人，才会有这么坦率的笑声。

我身下大概是北方农村中那种烧火的炕。睡不

多久，就觉得全身都暖和起来，骨缝中的寒冷，慢慢溶化开……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过来，忘记了自己在哪里。惠嫂和小刘都不见了，外面刮着飞沙走石的狂风，夹着千百种的声音叫啸。房子里却是静悄悄的，暖乎乎的。我仔细把周围打量了一番，原来这不是房子，而是一孔小小的石窑洞，就象我们在陕北实习时住过的，那种拿片石箍起的窑洞。空气里飘着一股好闻的腌酸菜的气味，找过去，墙角下并排着三口擦得晶光瓦亮的腌菜瓮。锅台上也擦得黑亮黑亮的。锅里“咕突咕突”在煮着什么。炕栏上边，贴着一幅“丹凤朝阳”的剪纸，旁边挂着一个大镜框。这陈设，这风味，哪象在海拔四千米的山上呢？似乎只要打开门帘，就可以看到满山坡的高粱了。我好奇地思索着：惠嫂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你用什么神妙的手段把这一间内地的小房子搬到高原来了？

好象为了增加我的惊奇，这时，“喵”地一声，一只大黄猫从窗台跳下来，对着我竖起尾巴，抖了抖身上的沙尘，自在地伸了个懒腰，轻轻跳到锅台上。

“难道我在做梦吗？”醉人的温暖又使我闭上了眼睛。

又一次醒来，我听到房间里有许多人在说话，一个人说：“这一下更象个司机之家啦！”

小刘说：“要不我连夜赶了一百多公里，就为吃你这顿刀削面哩！”

大家嘻嘻哈哈地笑起来，惠嫂说：“行喽，行喽，你们给我走吧，我们要休息啦！小刘，明天你记住来叫这小姑娘！”

小刘说：“叫她？叫她等车回噶尔穆吧，这样娇滴滴的……”

惠嫂说：“看你说的，还是个小姑娘么，锻炼锻炼，说不定比你强呢，在这南来北往的大路口，我可没少见这些姑娘们呀！”

一个人，听着这样被人议论，又不能站起来申辩，心里真不是味！

又闹了一阵子，他们一哄走了。惠嫂轻手轻脚地来到炕跟前，一只热乎乎的手抚在我的额头上，小声叫：“闺女，闺女！醒一醒吧，吃点什么！”

我睁开眼，看见惠嫂一只手背在身后，脸上浮着一种神秘的微笑：“你猜，我给你拿来什么？”她慢慢把背后的手伸到前面来。

“呀，鲜韭菜！”我惊喜得叫起来。“哪儿来的？汽车上捎来的？”——一路上尽吃些粉条、黄花、大头菜、花生米。这把鲜韭菜，在我鼻子跟前

散发着春天的气息。

“捎来的有啥稀罕？”惠嫂笑着说。“我们自己种的！”

“这儿能种菜？”我疑惑地问。因为就我见到的，越走近昆仑山，景物越荒凉，地面上只能看到一些稀疏的短草和苔藓、地衣之类的植物。

“怎么不能？”惠嫂说。“我们有个小玻璃房子，明天，你病好了，我引你去看，还种着西红柿呢！”

她不叫我起来，亲手把饭端到炕上。我吃了一碗非常可口的细面条，身上出了汗。头也不那样疼了。感到惠嫂这人真象妈妈一样的亲切、可敬。也许我应该把肚子里这些乱七八糟的想头一一向她倾吐吧？她不会笑话我的。可是，多么难以出口呀！

“你就在我这里睡吧，陪我说说话，老惠不在，领着勘察队找煤、油去了！”惠嫂一面铺着炕，一面这样说。

我看着这位勤快的，三十多岁的，充满活力的女人，心头涌起一阵感激之情。她，生活在这么个地方，也许，往南走一千里，往北走一千里、两千里，地面上就她这么一个女人吧？她找谁去谈心？她不感到寂寞吗？

可是惠嫂脸上，看不出一丝寂寞的影子。

这时，门猛地被撞开了，随着一股风走进一个愣小伙，粗喉咙大嗓子说：

“惠嫂，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跟你说……”

“毛头鬼，还不快睡去！又要说什么？”

“当雄李站长叫我问你，你答应下的鸡娃几时给他？”小伙子就象在自己家里似的，拉开抽斗，取出一支香烟，蛮自在地抽起来。“还有，温泉站老朱问你什么时候去给他们上课？”

“咳，你告诉李站长，鸡娃还没出窝哩，过两日天气暖些准给他捎去，有他一份！上课的事，这几天老惠不在，里里外外我一个人唱戏呢，过几天再说吧！好师傅，你走吧，我们要睡啦！”

“是，向后转！开步走！”小伙子很滑稽地打了个敬礼，转身走了。

我惊奇地问：“惠嫂，你给他们上什么课？”

“哈哈，听他胡说！”惠嫂说。“上什么课？温泉站老朱叫我去教刀削面……不说这个了，你告诉我说，现在好些吗？”

我点点头说：“好多啦！”

“就是这么回事，撑两天就过去了，我有经验！”惠嫂把下巴搁在枕头上，手里摆弄着我的辫梢，开始了她的叙述。

“你还不知道呢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，说起来